

火龍隊總指揮陳德輝 細說大坑仔情意結

2022年9月16日



「輝哥」（陳德輝）自五六歲起加入大坑舞火龍團隊，由小孩子舞花燈開始，到十五六歲舞龍身，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升至總指揮，今年76歲的他，跟大坑舞火龍並肩作戰近70年。

雖然已屆高齡，白髮蒼蒼的他卻未言退休，不單疫情之前還有舞火龍活動的時候，他會走入隊伍揮舞較輕的龍珠，「玩一陣，擺個意頭！」他笑說；而即使是日訪問，現場有眾多年輕人幫手，他也會突然爬上木梯，親自為龍頭繫上紅絲帶。

2012年，輝哥獲中國文化部封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「中秋節（大坑舞火龍）代表性傳承人」。



到大坑坊眾福利會找輝哥，現場用來紮火龍的珍珠草芳香撲鼻，雖然今年因疫情關係，中秋舞火龍活動連續第三年取消，但輝哥指由於疫情進展難以預計，所以每年仍舊向內地訂購珍珠草等物料，也會繼續紮火龍，以備不時之需。他身上穿着的黃身紅袖T恤，是總指揮的指定衣着，整個

團隊只有他一人會穿上這件衫以茲識別。雖然今年再次「冇火龍」，但輝哥指火龍百多年歷史以來也經歷過「冇火龍」的時代，那是二戰香港淪陷期間。

2003年沙士又如何？「沙士我們舞多幾次嘍呀！」他的記性真好，事後記者查閱當年的報道，以下日期他完全講對！「那天是5月17日，我們舞完之後，沙士就有咗啦！」他得意地指，同年香港疫埠除名，所以他們在傳統中秋舞火龍外，還應旅發局要求，到維園舞多三晚，「他們話，想推動番旅遊業、振興經濟啫！」

成功驅走瘟疫

疫情下舞火龍被禁止舉辦，但其實根據傳統，舞火龍是用來驅走瘟疫的，那豈非諷刺？「佢唔畀，都有計㗎！」問輝哥是否確信舞火龍可以驅走病魔呢？「以前燒埋炮仗，炮仗有硫磺、白藥，加埋啲香，燒出來的煙，係得㗎！」當然，信不信由你。

相傳於1880年的中秋節前夕，一條巨蟒蛇捕殺了大坑所有禽畜，最後被村民消滅。然而，蟒蛇屍體於翌日離奇失蹤，而村內隨即發生瘟疫，多名村民染病身亡。這時，一名老村民聲稱得到菩薩報夢，指若於中秋連續三晚舞動火龍繞村遊行，加上燒炮仗，便可驅走瘟疫。由於此法「奏效」，村民遂每年皆舞火龍巡遊，以保平安。

活動經歷百多年流傳下來，只有少許轉變，例如現在火龍的雙眼是電筒來的，生於戰後的輝哥指再早一代，其實是用生芋頭，「容易插入去吖嘛！」火龍龍身物料的珍珠草，在以往要靠居民到處採摘而來，現時香港雖然仍能在一些石罅或沙地見到珍珠草，但數量很少，所以全部改由內地運來。「從1994年開始，由內地訂購。大坑橫街現在時不時都會見到珍珠草的，那是因為每次舞完火龍後，龍身經過的地方都會留下種子，它們就在街頭生長！」輝哥不像一般長者那麼長氣，答問題很快講到重點。此外，他又指龍的鬚其實是榕樹氣根，同樣購自內地。

為何使用珍珠草？

「它夠幼又有韌力，紮出來的龍表面又圓滑。」輝哥答道。

生於1946年的輝哥在大坑土生土長，回想小時候的大坑村，是貨真價實地有一條「大坑」（現已封平成為浣紗街及火龍徑）。「村內大多數都是客家人，我自己也是。爺爺、父親也是舞火龍能手。」他笑指，「我們叫自己做大坑仔，如果唔參與舞火龍，會被人杯葛！」

家有五兄弟姊妹，他是大哥。舞火龍雖然是義務活動，但很多村民都爭相參與，不夠力氣的舞花燈、打鑼鼓，通常由小孩子負責，龍身（又叫龍心）及龍頭則由成年人揮舞。由於龍頭很重，所以換人最頻密。以上

崗位，在他小時候，只限男士參與。他停一停續指，當年很多人要霸位才能有份參加活動。「例如今晚舞龍，下午四五時就要出來霸竹。」龍身下由一支支竹去承托，每支竹以 3 至 4 個人為一隊，輪流舞動。現在，一早就分配好每個人的崗位，毋須再霸竹。

決定開放給女人

輝哥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開始擔任總指揮，在他任內，開放了舞花燈及打鑼鼓的崗位給女性擔任（舞龍身及龍頭至今仍只限男性參與）。至於為何開放予女士，想不到原來跟傳媒有關。

「大概在 1985、86 年，很多傳媒人都是女士，例如電台、報館的記者，她們走來採訪我們，無理由把她們拒諸門外吧？」由此，他覺得舞火龍都要與時並進，「還有個東區指揮官，又是女人，唔通唔畀佢來做儀式咩，所以舞火龍隊都要開放給女人！」

舞龍團隊的資格主要有一個限制，就是必須是大坑居民，即使舊居民也歡迎。譬如某日訪問到一半，一位已經移居新加坡的外籍舊街坊來探望他，「他叫做『德嘅力匙』（Douglas），是律師來的，去到新加坡飛返來要隔離都來幫手，抵我升他做龍心組組長！」他邊說邊向「德嘅力匙」揮手。

舞火龍一般會舞 3 晚，每晚大概兩個多小時，參與人數約三百多人。舞龍頭最吃力，因為最重。他指通常都會選一些身材夠高又懂得「發力」的人。「舞龍身有幾年時間，才可升去舞龍頭。舞龍頭的，有時行一兩個街舖已經要換人；舞龍珠的，要退後來行；舞龍身的，要跟大隊行，各有難度啦！舞龍珠、龍尾的人必須夠靈活，因他們要表現花式姿勢。」他擺擺手勢示意。

團員全是義工，他指以前未退休時更要為舞火龍擱大假！

退休前他是大東電報局電機部工程人員，同時要兼顧「駕駛工程車」。

他們進行各種舞火龍儀式時仍會用客家話，他是香港少數能講流利客家話的人。他指小時候客家話早已沒落，就算他的家也不會講客家話，他的客家話是跟村內的老人學回來。客家話面臨消失，他會感到可惜嗎？「無計嘍，福建、潮州、東莞、台山話一樣在消失中。未來火龍文化館最好搞一些客家話班啦！」他建議。

除了加入女士在正式活動的隊伍之中，輝哥指目前舞火龍與舊時舞火龍的最大分別是，以往活動會伴隨燒炮仗，而近數十年炮仗已被禁止使用，他嘆道：「氣氛梗係有咁好！你看現在過年，市面都是靜悄悄的一一不過，以前啲人又衰嘅，見到女仔行過，就扔出一排炮仗來嚇她。」問他有沒有做過這些「衰嘢」，精靈的他即輕描淡寫地說：「我梗係冇啦，我哋在大坑係好守規矩嘍！」

學生包括「狼人」



輝哥教過數以千計的學生，其中一位是荷里活紅星、「狼人」曉治積曼（Hugh Jackman）。話說數年前，「狼人」應旅發局邀請來港跟他學師，在「月圓之夜」上台獻技。根據當年報道，來港拍戲順道舞火龍的曉治積曼，當晚只在台上跟輝哥學舞龍珠數分鐘，線香的煙灰卻不停跌落他身上及額頭，令他雙眼通紅，但他仍然落力舞動，又用廣東話跟市民說多謝，非常親民。輝哥形容：「啲煙熏得佢太厲害了！」

尾聲，問輝哥是什麼原因驅使他服務到現在？

「這數十年來，有不少人離開大坑，但每逢舞火龍總是會回來。如果我們這班大坑仔也不去幫手，那麼它不是會慢慢失傳嗎？好像『德嘅力匙』寧願擺假都回來，你睇幾有歸屬感！」

他已有接班人人選，是一名姓張的居民。輝哥鬆一口氣說：「張先生，

他今年好像是 50 或 51 歲吧。他也是土生土長的大坑仔！」

撰文：譚淑美

marentam@hkej.com

